

政治经济学史

第二卷

卢森贝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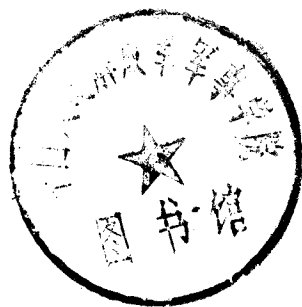


政治经济学史

(第二卷)

经济学博士
卢森贝著

张凡 翟松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Д. Розенберг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Часть втор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35

根据苏联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 1935 年版译出

政治经济学史

第二卷

〔苏〕经济学博士卢森贝著

译者：张 凡（序言、第 11—15 讲）

翟松年（第 16—19 讲、参考书目）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326,000 字

1953 年 7 月第 1 版 197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4002·266 定价 1.55 元

目 次

序 言	1
-----------	---

庸俗政治經濟学的产生

第十一講 讓·巴蒂斯特·薩伊 (1767—1832)	3
----------------------------------	---

I 薩伊的时代、他的生平和活动	4
-----------------------	---

薩伊时代的法国經濟(4) 階級和階級斗争(9) 薩伊
的生平和活动(19) 作为方法学家和分类学家的薩伊(22)

II 薩伊的經濟观点	28
------------------	----

生产論(28) 薩伊的价值論(31) 薩伊的分配論(32)
薩伊的“發現”。他的銷售論(39)

第十二講 托馬斯·罗柏特·馬尔薩斯(1766—1834)	45
------------------------------------	----

I 馬尔薩斯的生平和活动	46
--------------------	----

略論馬尔薩斯(46) 馬尔薩斯反对“危險思想”的斗争(50)
馬尔薩斯以前的人口論人口(57)

II 論人口規律	66
----------------	----

馬尔薩斯“人口論”的内容和方法論(66) 馬尔薩斯人口
規律的生命力(73)

III 作为經濟学家的馬尔薩斯	80
-----------------------	----

馬尔薩斯是李嘉圖的批評者和斯密的注释者(81) 馬尔
薩斯的实现論和他同薩伊的論爭(87) 馬尔薩斯的“著
述”的总结(93)

經濟浪漫主义的产生

第十三講 西·西斯蒙第 (1773—1842)	97
-------------------------------	----

I 西斯蒙第, 西斯蒙第的时代及其生平和活动	97
------------------------------	----

前言(97)	产业革命和大革命时代的瑞士(100)	西斯蒙第传略(104)	西斯蒙第的社会经济观点概论(107)	
II	作为经济学家的西斯蒙第	115		
	研究的对象与方法(115)	生产和消费,需求和供给(123)		
	生产和分配。资本和收入(127)	实现和危机(133)		

空想社会主义

第十四講	聖西門主义	142
引 言		142
I	昂利·克勞德·聖西門 (1760—1825)	145
	生平和活动(145)	方法和理論 (151)
	聖西門是空想社会主义者(159)	
II	聖西門派	166
第十五講	傅立叶主义	174
前 言		174
I	沙利·傅立叶 (1772—1837)	177
	生平和活动(177)	方法(186)
	文明批判(193)	政治
	經濟学批判(204)	协作社(209)
第十六講	欧文主义	219
I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前半叶的英国工人阶级	220
	工人阶级的成分及其文化和道德水平(220)	·工人的生活
	水平和一般状况(225)	英国無产阶级的斗争(231)
	罢工和工会(234)	为民主而斗争(237)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發端(244)	
II	罗伯特·欧文的生平、活动和著作 (1771—1858)	248
	概述(248)	准备时期(256)
	棉紡織工業的管理者和革新家(206)	工厂主和社会实验家(264)
	实践家和理論家(268)	消灭失業的计划(272)
	罗伯特·欧文——空想社会主义者(276)	欧文和工人运动(282)

欧文的经济观点(289)

第十七讲 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欧文主义者..... 295

I 威廉·汤普逊(1785—1833)..... 296

方法和基本原则(299) 交换及其作用(304) 价值
论(306) 资本论(308) 分配论(311) 分配和生产
力的发展(314) 汤普逊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地位(317)

II 约翰·格雷(1798—1850)..... 324

生平 and 著作(324) 格雷的概念的两重性(329)

III 约翰·法兰西斯·勃雷(1809—1895)..... 335

走上文坛的年代(335) 勃雷的著作(337) 勃雷的整
个主张(340)

第十八讲 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续) 345

I 1821年的小册子 346

一般评论(346) 剩余价值论(347) 对外贸易的作用
和意义(351) 一般概念(353)

II 柏茜·莱文斯登..... 354

一般见解(355) 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357)

III 托玛斯·荷治斯金(1787—1869)..... 361

生平与活动(361) 一般见解和方法(365) 对资本主
义的批判(373) 利润、工资和地租(382)

资产阶级李嘉图主义者及其反对者

第十九讲 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387

简短的总结 387

I 詹姆士·穆勒(1773—1836)..... 395

II 约翰·兰塞·麦克洛克(1789—1864)..... 407

III 罗伯特·托伦斯(1780—1864)..... 413

IV 萨穆尔·培利(1791—1870)..... 419

参考书目 427

序 言

在“政治經濟學史”第一卷序言中，我們曾說：“下一卷（第二卷）將闡述從李嘉圖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史。”但這種打算不得不放棄了。

在寫作過程中發現，必須在政治經濟學史中分出比原定計劃多得多的篇幅給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和李嘉圖學派社會主義者。材料增多了，為了避免過分“冗贅”起見，我們把第二卷只限定為九講。

我們再來談談材料的編排順序。我們把西斯蒙第放在薩伊和馬爾薩斯後面，可能引起懷疑和異議；也許有人會說，西斯蒙第應當放在庸俗經濟學家前面，因為他屬於古典學派，並在法國結束這一學派（參閱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版，第25頁）。但西斯蒙第是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者“以自己对政治經濟學的懷疑”（同上，第33頁）來結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他已經標誌着經濟思想發展的轉捩點，因為他代表的不是斯密和李嘉圖所代表的階級。在結束古典學派的同时，西斯蒙第開創了一個新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批評資產階級制度時总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碼來度量資產階級制度，他們辯護工人事業時总是根據小資產階級觀點出發的”（“共產黨宣言”）。

因此，我們認為，繼第一卷末尾的李嘉圖之后就提出和他正相反的人薩伊和馬爾薩斯來是較為合理的。十九世紀初期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即發展到所謂最高峰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會這樣得到最全面的說明。它的科學因素和庸俗因素各树一帜，自成

一家：前者以李嘉圖为代表，后者以薩伊和馬尔薩斯为代表。

一俟講完庸俗經濟学的“創始人”，我們就进而研究前面說的西斯蒙第所标志的轉捩点。而这又会为进而研究社会主义文献做好准备。

第二卷以第十九講告終。这一講闡述了李嘉圖学派的解体，并总结了李嘉圖以来的經濟思想的發展。

“政治經濟学史”第一卷和第二卷都是为了完成共产主义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的科学研究計劃而写成的。两卷都有維斯貝同志参加校閱。

作 者

庸俗政治經濟学的产生

第十一講 讓·巴蒂斯特·薩伊

(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

在前几講里，我們探究了古典政治經濟学的产生和發展。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創始者是威廉·配第，而它的完成者是大衛·李嘉圖。現在我們來研究庸俗經濟学：研究它的內容、它的方法和它与古典学派的关系。

馬克思写道：“……政治經濟学和由它本身产生出来的矛盾是随着資本主义生产內包含的社会矛盾和階級斗争的实际發展而發展的。当政治經濟学有了相当的發展——也就是說，在亚当·斯密之后，——并取得穩固的形态时，它里面的一种只是現象再現为其表象的因素，即庸俗因素，就分离出来，成为另一种經濟学。”^①

庸俗因素，如我們在前几講里看到的，是古典政治經濟学里向來就有的；它甚至同它的科学因素和平地、“很自然地”共处于其中。但是在資本主义發展到一定的阶段上，从而也在政治經濟学本身發展到一定的阶段上，这两种因素（科学因素和庸俗因素）的“和平共处”就不可能了。法国經濟学家讓·巴蒂斯特·薩伊“很荣幸地”把庸俗因素分离为“另一种經濟学”。馬克思繼續写道：“这样，在薩伊手里，亚当·斯密著作內所有的庸俗观念就繼續分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3卷，參閱三联書店版，第566頁（着重号都是馬克思加的）。

离出来，成为它們固有的結晶。”^①

因此，本卷第一篇——“庸俗政治經濟学的产生”——就从理應算是庸俗政治經濟学鼻祖的薩伊开始。

I 薩伊的时代、他的生平和活动

薩伊是和李嘉圖正相反的人。李嘉圖發展了斯密体系的科学因素，薩伊發展了它的庸俗因素。斯密体系中所有的弱点都在薩伊手里得到了“結晶”。了解薩伊的觀點，确切些說，了解斯密体系怎样被薩伊加以庸俗的解說，是很有意义的。第一、薩伊还没有“死”；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許多大智慧都是从庸俗經濟学的創始人那里吸取来的；一系列的現代理論，如利潤論、工資論等等，都与薩伊的有关理論骨肉相連。因此，研究薩伊在今天也有一定的意义。

第二、庸俗經濟学的产生和“發展”是完全合乎規律的現象。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某一个理論家的想入非非或灵机一动，——庸俗經濟学，如我們后面將講到的，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随着資本主义的發展而必然發展到的一定阶段。所以，这門科学的历史自然不能忽視庸俗經濟学家。

薩伊时代的法国經濟

我們在1789年大革命前夕告別了法国；現在我們再回来回顧法国。但是薩伊的法国和重农学派的法国已經大不相同了；大革命把前后两个法国隔开了。

古典政治經濟学的探討也有法国人、首先是重农学派参加。但

① 馬克思：“剩餘价值学說史”，第3卷，參閱三联書店版，第566頁（着重号都是馬克思加的）。

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却没能以成熟的姿态，即以它在斯密、特别是李嘉图著作中所表现的姿态，在法国的土地上生根。第一，虽然革命大大地促进了法国的发展，但法国同英国比较起来仍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

第二、随着革命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革命本身没有给予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发展经济科学的机会。它反而促使他们利用经济科学既得的成果来为资本主义关系做辩护。革命给予贵族阶级以致命的打击；同时，它也给法国资产阶级添了不少麻烦。这也就加速了政治经济学庸俗化的过程。

在法国，“政治思想不仅每次都最先得得到激烈的表述，而且被译成实践的語言”^①。同时重要的是，从大革命时代起，法国工人的革命实践就使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工人不同，形成一支“进步的战斗大军”，成为国内的政治力量。“法国工人阶级不论进行自己的斗争，抑或进行自由派、激进派或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它都始终“以富有无限的革命性和坚决的战斗精神见称。‘每当法国历史经历巨大的危机，他们（工人）都走上街头，拿起可拿的武器，构筑街垒，投入战斗。’”^②

这是恩格斯描述法国工人在他们自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时起到巴黎公社灭亡时止这个斗争时期的情形。恩格斯的如下的见解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说：“从 1789 年到 1830 年，资产阶级革命是靠巴黎工人的斗争来解决的……”

当然，在萨伊时代，——这个时代既包括法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也包括波拿巴主义时期和复辟时期，——在这个时代，法国工人还没有形成“自为的阶级”。然而，“他们的坚决的战斗精神”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 1 卷，第 311 頁。

② 恩格斯：“1877 年的欧洲工人”，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俄文版，第 402 頁。

却比任何国家都先迫使法国资产阶级警惕起来。所以，在法国庸俗因素之分离为另一种经济学并取得独立的形式比英国早得多。

现在我们来讲一些描述薩伊时代法国经济情况以及政治情况的实际材料。

当时的法国，整个说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它的2,700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占9/10；在10个最大的城市中，只有巴黎和絲織中心里昂特出；前者有人口60万，后者有135,000；其余几个大城市的人口不过50,000—75,000。

在法国工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这种工场手工业中，劳动过程建立“在历史上遗留下来而無資本协力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①。资本主义大工业所特有的劳动过程的根本改变在革命前的法国也发生了，但法国工业制度的标本，照列宁的说法，仍然是“以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形式同小作坊交織在一起”的工场手工业。到大革命时期，資本已經充分控制了手工业，使它無論如何也不能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在工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已經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了。

资本主义关系的“混杂形态”（馬克思語），势力很大。例如里昂有1,500个手工工场主控制着将近7,000个小業主，而这些小業主又剝削着15,000个工人。若来士写道：“紡紗和織布手工工場多半分散在工人住宅。手工業者或农民的破陋不堪的住宅里有紡車在旋轉和机床在作响。”^②

手工业和农村工业的几十万台机床替手工工場主工作。单是毛織品的生产，在1795年就开动了68,500台机床；仅在法国的一个地区比加吉郡就有2万台机床織造麻布、天鵝絨和夏布^③。据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932年俄文版，第395頁。

② 若来士：“社会主义史”，第1卷，1908年俄文版，第54—55頁。

③ 同上書，第58頁。

罗兰說，有 4,000 妇女、少女和兒童替杰普的商人即手工工場主作工；普玉各工厂把工作分給 6,000 左右个女工，如果把郊区也計算在內，則这样的女工就有 18,000 至两万人^①。

然而，法国的工場手工業并不尽是細小而分散的。当时也有大型手工工場。

若来士引証莫里斯·瓦尔的統計材料，据說“1788 年，即大革命前夕，里昂‘大厂’(Grande Fabrique)織造綉花地毯、絲絨……細紗和縐紗；它有 14,117 台机床，58,500 名男女工人、帮工和学徒，占里昂人口总数的 3/7。单是縐紗和細紗的生产就占用 2,700 台机床，每台机床由两个工人看管”^②。这里沒有指明手工工場有多大，但可以推想有些工場手工業企業的劳动集中达到很大的規模。也有一些材料，直接指明工場手工業劳动的集中程度，例如“阿比維勒的万洛勒手工工場使用 1,200 名服从地道的苦工营制度的男女工人的劳动”^③。米拉波曾于 1791 年 3 月在国民會議的講台上詳細地描述过一个屬於安贊公司所有的設備良好的礦業企業：“……安贊礦內……每个木架矿井都值 40 万利佛尔(ЛИВР)。这种矿井在安贊有 25 座，在法仑和威孔德礦內有 12 座。单是这一項(矿井木架)就花費 1,500 万利佛尔。此外，那里有 12 台蒸汽抽水机，每台值 10 万利佛尔。巷道及其他营造物值 800 万利佛尔；企業里有 600 匹馬和 4,000 名工人干活。”^④

奥尔良城开办了一家使用 600 工人的机械紡紗厂。奥尔良公爵本人当了厂主；他用去 60 万利佛尔装备自己的企業，而在 1791 年他的企業里甚至出現了一台蒸汽机。

① 若来士：“社会主义史”，第 1 卷，1908 年俄文版，第 55 頁。

② 同上書，第 56 頁。

③ 同上書，第 51 頁。

④ 同上。

显然，在法国的手工工場内部，如馬克思所說的，“創立机器工業的‘准备’工作”快要完成了。產業革命时期快来到了，但走在它前面并为它扫清道路的是資產階級大革命。

大革命消灭了城乡的中世紀制度；工業限制和行会取消了；以关税壁垒把一省跟另一省隔开的封建屏障拆除了；征税制度（以前只向第三等級征税）改变了。总之，資本主义發展的道路扫清了。但是資產階級却没有能够馬上享受革命的种种“福利”。直到拿破仑一世时代，它才开始收获自己的胜利果实。

拿破仑广泛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但这种政策跟旧重商主义并不同，因为它是在新的基础即革命所奠定的基础上实行的。然而，拿破仑虽然以保护关税政策促进了工業的發展，但他也以他的战争多多少少妨害了它的發展。第一，拿破仑的保护关税政策是服从他的战争政策的。拿破仑抱定消灭大英帝国势力的目的，所以他保护的主要是能同英国人最重要的生产部門即紡織業竞争的工業。在这方面，拿破仑同法国最大的亚麻和印花布手工工場主奥貝尔康普的談話是很有意思的。皇帝說：“您和我来跟英国人好好斗一場；您用您的工業，我用武器。”

第二，拿破仑力圖把商業和工業照士兵那样来指揮。沙普达里^①写道：“他（指拿破仑——卢森貝）想要像指揮一个营那样管理商業，絲毫不考虑任何純粹商業理由。”

因此，甚至可以說，資產階級精神在对拿破仑的态度上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資產階級認為他是自己的救星，几乎是新公民社会的奠基者^②；另一方面又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压制者。实际上，这

① 沙普达里（1756—1832）是一位有过許多重大發明的化学家、拿破仑一世时代的大臣。

② 拿破仑对自己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写道：“我的真正荣誉并不在于我打了四十次胜仗……但不能被人遗忘的，那将永垂不朽的，是我的民法。”拿破仑在他的两千多条的“法典”中的确使資本主义关系在法律上固定起来了。

表現在：一部分資產階級視他為自己的英雄，而另一部分則對他敬而遠之，甚至反對他。

如我們後面將講到的，薩伊就是這後一部分人的思想的表達者。

拿破侖的經濟政策，即保證法國壟斷歐洲市場和原料市場的各項措施，為法國工業謀利的保護關稅政策，不能不促進法國工業的發展。在1801年的工業展覽會上，法國能夠展出229種本國工業的展覽品，而在1806年的工業展覽會上則展出了1,422種。1789年，法國采煤25萬噸，而1812年采煤量增加三倍，即達100萬噸。在同一期間，煉鐵量從6萬噸增加到99,000噸。1810年，使用機器紡紗的企業，僅在巴·德·加來一郡就有126家。

拿破侖倒台後，法國工業有了更迅速的發展和擴大。到1830年，法國有蒸汽機625台，其馬力達1萬匹；采煤1,863,000噸。

紡織業和化學工業也有了發展，水泥生產發現了新方法，印刷業發明了印刷機，出現了農具生產部門，制鐵業也有了很大的進步。1828年，制鐵業中有75,000工人工作，而巴黎一地各工業企業（稍早一些）就有245,000工人，占巴黎人口總數的34%。工業的發展也引起了交通工具的發展。1816年，一艘法國輪船第一次橫渡英吉利海峽，而1830年則已經開設定期航線。法國進入了產業革命時期。

階級和階級鬥爭

舊法國基本上有三個等級：兩個特權等級（貴族和僧侶）和一個因普遍無權而彷彿是個“整體”的第三等級。革命既把各階級的封建等級外罩撕掉，便把這個“整體”粉碎。當時無產階級還不是獨立的力量，但在一般群眾中間它已經站到資產階級視為最危險的立場上。小資產階級也起來暴動，並通過以恩格斯所說的“憤怒

的無产階級”为靠山的雅各宾派，把法兰西新主人吓得惊慌万状；农民运动的浪涛泛滥于全国各地。旧时的統治等級失去原有的經濟實力和政治特权，而第三“等級”則分裂为其各个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提出了自己的階級要求。

从革命前法国工業制度的概況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法国的內部，革命爆發的时机已經成熟了。資本主义关系已經具备，但旧法国的封建条件却更加助长資本对劳动的压榨，阻挠資本擺脫它的“混杂的”中世紀形态，并造成“解放斗争的極大困难”（列宁語）。市民中“一切被封建行会社会唾弃的人們”（恩格斯語）所积成的最貧苦無权的階層既遭受額外剝削，便不能不心怀極大的不滿。这种不滿情緒在大革命前夕通过手工業者和工人的自發的暴动和起义而傾泻出来，虽然这种暴动和起义都被死刑和武力鎮压下去了。巴黎的42,000名的帮工大軍因不参加行会而受到流放的威胁；各种工人的劳动报酬非常菲薄，工作日长达十八小时，——这一切都助长了群众的战斗力，激励他們在革命中發揮“坚决的战斗精神”。

巴黎民众的拿起武器，进行市街战和举行起义，揭开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序幕，并决定了它后来的命运。1789年7月14日巴黎手工業者和工人群众的第一次大胜利，也掀起了农村的革命。若米士写道：“在这里，7月14日也有决定性的意义。巴黎既然攻占了它的巴士底，农民也就要攻占他們那些封建巴士底，那些控制着田野和村庄的設有炮眼和鴿子窝的城堡。經過长期的紧张状态，农村突然站起来……

資產階級几乎到处都感到危險，国民自衛軍从城市开到农村去控制或鎮压农民。在7月27日、28日和29日三天，从里昂可以看見洛拉、略茲、昆布、普榆錦楊、聖普列斯特等城堡冒出的火焰。国民自衛軍出来反对农民，当他們返回城市时，站到起义农民方面的

吉洛特拉工人就紛紛投石頭打他們。一時竟使人會以為全體無產階級，所有的工人和農民都決心一致起來反對封建秩序和新的資產階級制度，以為深刻而強烈的階級鬥爭，即一切沒有財產的人反對一切私有主的鬥爭，就要代替資產階級和農民所有制反對貴族特權的表面的革命……”^①

“假人民之手”獲得勝利的資產階級，保留了農村中沉重的封建義務，——封建所有制實際上原封未動；資產階級在1791年7月14日還頒布所謂“列·查卜札法”（見後文）來對付工人的經濟鬥爭。經濟危機、城市民眾的飢餓和困苦，迫切要求制憲會議在經濟政策方面採取斷然的措施。當權的資產階級卻恰恰缺乏這種果斷精神。城市的糧食供應既由於一般的經濟破壞又由於金融紊亂而失常了。革命政權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印刷機，而市場卻用抬高物價的辦法來應付紙幣的泛濫；工資增長4—5倍，而市場物價卻上漲33倍。

1792年8月10日靠巴黎工人區的戰鬥力量而舉行的起義，終於推翻國王^②，而建立了以國民大會為領導的民主共和國。從那時起，革命領導權就轉到小資產階級手里，即轉到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山岳派手里。資產階級不再領導運動，而阻礙運動的發展。

國民大會內部自由主義的吉倫特派（工商業資產階級的代表）和山岳派（小資產階級和全體勞動者的代表）之間的鬥爭，是與法國階級力量對比的变化相適應的。“第二次社會戰爭”即勞人反抗所有富人的戰爭的徵兆，促使吉倫特派要把革命“半途”中止，而山

① 若來士：“社會主義史”，第1卷，“制憲會議”，1908年俄文版，第210、212頁。法國人民在革命中的第二次大勝利是在1789年10月5日至6日取得的，——民眾強迫國王批准資產階級革命宣言，即“人權宣言”。

② 國民大會以大多數票決議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并于1793年1月21日處死。